



劇談錄

北宋刻本

正身
術辨
恒字
偵之





劇談錄序

將仕郎崇文館校書郎康駢述

駢咸通中始隨鄉賦以薄伎貢於春官爰及竊名
殆將一紀其間退黜羈寓旅乎秦甸洛師新見異
聞常思紀述或得史官殘事聚於竹素之間進趨
不遑未暇編綴及寇犯天邑挈歸漁樵屬江表亂
離亡逸都盡景福乾寧之際耦耕於池陽山中閉
關雲林罕值三益而又環堵之內闕於墳典思欲
叙他日之遊談迹先王之軌範不可得矣然則平
昔之道本為於文既未能立匡世之功名又安得

唐言金月
捨窮愁之翰墨因想時經喪亂代隔中興人事變
更邈同千載寂寥堙沒知者漸稀是以耘耨之餘
粗成前志所記亦多遺漏非詳悉者不復叙焉分
爲二編目之曰劇談錄文義旣拙復無雕麗之詞
亦觀小說家流耶以傳諸好事者軋寧二年建巳
月池州黃老山白社序

劇談錄目錄

卷上

宣宗夜召翰林學士

劉平見安祿山魑魅

王鮪活崔相公歌妓

御史灘

渾令公李西平藝朱泚雲梯

潘將軍失珠

李鄴侯救竇庭芝

續坤蹶馬



龍待詔相笏

丁重相于
駙馬附

孟才人善歌

袁相雪換金縣令

郭鄴見窮鬼

裴晉公天津橋遇老人

狄惟謙請雨

王侍中題詩

道流相夏侯譙公

華山龍移湫

田鵬郎偷玉枕

卷下

洛中大水

李朱崖知白令公

劉相國宅

李相國宅

慈恩寺牡丹

管萬敵遇壯士

張季弘逢惡新婦

玉藥院真人降

宰相布施

崔道樞食井魚

洛中豪士

鳳翔府舉兵討賊

老君廟畫

白傅乘舟

嚴史若遇終南山隱者

韋顓梟鳴

命相日雨雹

李生見神物遺酒

說方士

廣謫仙怨詞

含元殿

曲江

真身

元相國謁李賀

劇談錄目錄終

劇談錄卷上

將仕郎崇文館校書郎康

駢

述

宣宗夜召翰林學士

宣宗皇帝聖政欽明光宅天下常欲刑清俗富有宵衣旰食之懷仄席竚賢每如不及令狐相國自吳興郡守授司勳郎中未居內署初與學士候對便以爲有宰輔之才一夕於禁林寓直忽有中使來召行百餘步至于便殿遣內人秉燭候之引於御榻之前上自宣令坐問卿來從江表見彼中毗庶安否廉察郡守字人求瘼之道如何朕常思四

海之大九州之廣雖明君不能自理常須良弼賢
佐邇來竊窺朝廷皆未覩其忠赤相國降階俯伏
曰聖意如此微臣便合得罪上曰卿纔爲翰林學
士所職者朕之絲綸向來之言本不相及旣而復
宣令坐俾御以玉杯斟酒賜之有小案置於御床
案上有書兩卷指謂相國曰朕聽政之暇未嘗不
披尋史籍此讀者先朝所述金鏡一卷則尚書大
禹謨復問卿曾讀金鏡否對曰文皇帝所著之書
有理國理身之要披閱誦諷不離於口上曰卿試
舉其要相國跪於御前抗聲而誦至亂未嘗不任

不肖理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任
不肖則受天下之禍上止之曰朕每讀至此未嘗
不三復後已書又云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是則欲
致昇平當用此言爲首相公拊舞而稱曰先臣父
每言金鏡垂裕可爲萬古格言自非聰明文思無
以探其壺奧况堯舜禹湯之道在典謨訓誥之間
陛下不以黃屋爲尊每觀之於夙夜將欲擇賢舉
善使庶績咸熙如此則功冠百王事超三五矣上
曰曩者仰卿材器今日覩卿詞學臨軒竚立久之
謂中使曰持燭送學士歸院及還禁林夜漏將半

咸以近臣恩澤殆無其比。繇是注意益深。居歲餘
遂爲宰相。自郡守至於台鉉。首尾纔經二載。嘗自
郊壇迴。渭南尉趙嘏上詩云。鶚在卿雲冰在壺。代
天材業奉訐謨。榮同伊陟傳朱戶。秀比王商入畫
圖。昨夜星辰迴。劍履前年風月滿。江湖不知機務
時多暇。猶許詩家屬和無。

議曰。凡懷才抱器。有時而通。非得苟容。雖遇不顯
向使明主有任賢之意。近臣無專對之能。徒彰妄
進之譏。方病退慙之說。殊恩厚渥。豈及於身。是以
君子勵志飭躬。以遭逢之運。良有旨哉。

劉平見安祿山魑魅

咸通中有五經博士盧肇。得神仙保養之道。自言
生於隋代。宿德朝士。皆云見於童幼。奕世奉言之
不窮。年壽云。安史之亂。隱於終南山中。其後或出
或處。先是令狐相公諭以柱下漆園之事。稍從宦
於京師。常話與處士劉平。執友修道。平天寶中居
於齊魯間。尤善吐納之術。能夜中視物。不假燈燭。
安祿山在范陽。厚幣致於門下。平見祿山左右。常
有鬼物數十。殊形詭狀。持鑪執蓋。以爲尊從。平心
異之。謂祿山必爲人傑。及祿山朝覲。與平俱至。輦

下行至華陰縣，值葉天師投龍於西嶽，平見二青衣童子承虛而至，所衛祿山魑魅，皆棄鑪投蓋，狼狽而行。平因知祿山為邪物所輔，必不以正道克終。及祿山却歸范陽，遂逃入華山而隱。

王鮪活崔相公歌妓

鳳翔少尹王鮪

侍郎疑之叔也

年十四五，與兒童戲於果

園竹林下，見二枯首為糞壤所沒，乃令小僕擇淨地瘞之，祭以酒饌。其後數夕，陰晦，忽聞窻外窸窣有聲，良父問之，云某等受郎君深恩，免在蕪穢，未

知所酬耶。願以驅策邇來，凡有吉凶，先兆胥靈，必來潛報。如此數年，遂與靈物通徹。崔相國珙為度支使，雅知於鮪，一夕留飲家釀酒，酣稍歡，云有小妓善歌，得於親友，因令左右召之。良父不至，相國俄而自歸內，見理粧纔罷，忽病心痛，請飲湯而出。相國恠而問之，云適見一人著短後緋袍，控馬而去，語未畢，家僕遽報中惡，救之不及矣。相國悲惋不已。鮪密言有一事，或可救之，然須得白牛頭及酒一斛，因召左右試令求覓，有度支所由幹事者，徑詣東市肉行，以善價取之，將牛頭而至。鮪令扶策歌者置於淨室榻前，以土盆盛酒，橫板用安牛

頭設席焚香密封其戶且戒曰專伺之曉鼓一動聞牛吼當急開戶可以活矣鮪既去久而無聲禁鼓忽鳴果聞牛吼開戶視之歌者微喘盆中斛酒悉乾牛目怒出於外數日之後方述前事云其夕治粧既畢有人促召出門乘馬而行約數里見有室宇華麗其間列筵張樂四座皆朱紫少年見歌者至大喜致於女妓中歡笑方洽忽聞人大叫聲震庭廡坐中皆失色相視妓樂俱罷俄見牛頭人長丈餘執戟徑趨而入無不狼狽而走唯歌者在馬牛頭者引於堦前背負而出纔數十步忽覺卧

於室內通後相國詢其由鮪終不言盡其事

御史灘

河南府伊闕縣前臨大溪每僚佐有入臺者即水中先有小灘漲出石礫金沙澄澈可愛牛相國爲縣尉一旦忽報灘出翌日宰邑者與同僚列筵于亭上觀之因召耆宿詢其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非西臺之命若是西臺灘上當有雙灘鵝立前後居人以此爲則相國潛揣縣僚無出於已因舉杯祝曰既能有灘何惜一雙鵝鵝宴未終俄有飛下不旬日拜西臺監察御史

渾令公李西平藝朱泚雲梯

朱泚之亂，德宗皇帝車駕出幸奉天。是時沿邊藩鎮皆已舉兵扈蹕，泚自率兇渠直至城下。有西明寺僧陷在賊中，性甚機巧，教泚造攻城雲梯，其高九十餘尺，上施板屋樓櫓，可以下瞰城中。渾中令李司徒奏曰：「賊鋒旣盛，雲梯又壯，若縱之，誠恐不能禦。及其尚遠，請以銳兵挫之。」遂率王師五千列陣而出。于時束蘊居後，約戰酣而燎，風勢不便，火不能舉。二公酌酒抗詞拜空而祝，天道助順，至聖感神，泚賊苞藏禍心，竊弄凶器，敢以狂孽來犯，棄

輿，今擁衆脅君，將逼城壘，城等誓輸忠節，志殄妖氛。若社稷再興，威靈未泯，當使雲梯就藝，逆黨冰銷。於是詞情慷慨，人百其勇，俄而風勢遽迴，鼓譟而進，火烈飈駭，煙埃漲天，梯燼卒奔，賊遂退。德宗皇帝御樓以觀，中外咸稱萬歲。及尅復京國，二公勲績爲首，寵錫茅土，銘鏤鐘鼎，匡扶社稷，終始一致。其後李司徒有子四人，皆分部節制，忠烈榮耀于今藹然。

李司徒嘗於左廣効職，久未遷昇，聞桑道茂善相人，賁絹壹匹，凌晨而往。時道茂傾信者

甚衆造謁多不見之聞李公在門親自迎接
施設肴醴情意甚專既而問之謂曰他日建
立勲庸貴盛無比或事權在手當以性命爲
託李公莫測其由但慙唯而已請迴所贖縑
換李公所著汗衫子仍請於襟上書名去他
日見此相憶及泚之叛道茂陷在賊庭既剋
復京師從亂者悉皆就戮李公受命斬決道
茂將就刑請致分雪之詞遂以汗衫爲請李
公奏以非罪遂令原之

潘將軍失珠

京國豪士潘將軍住光德坊

忘其名時人呼爲潘鵲肆也本居

襄漢間常乘舟射利因泊江壩有僧乞食留之數
日盡心檀施僧謂潘曰觀爾形質器度與衆賈不
同至於妻孥已來皆享巨福因以玉念珠一穿留
贈云寶之不但通財他後亦有官祿既而遷貿數
年藏鏹巨萬遂均陶朱其後職居左廣列第京師
常寶念珠貯之以繡囊玉合置之於道場內每月
朔則出而拜之一旦開合啓囊已亡失珠矣然而
緘封若舊他物亦無所失於是奪魄喪精以爲其
家將破之兆有主藏者嘗識京兆府停解所由王

超年且八十已來因密話其事超曰異哉此非攘竊之盜也其試爲尋之未知果得否超他日因過勝業坊北街時春雨新霽有三鬢女子年可十七八衣褻藍縷穿木屐立於道側槐樹下值軍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數丈於是觀者漸衆超獨異焉及罷隨之而行止於勝業坊北門短曲有母同居蓋以紉針爲業超異時因以他事熟之遂爲甥舅然居室甚貧與母同卧土榻煙爨不動者往往經于累日設有羞時有水陸珍異吳中初進洞庭橘子恩賜宰臣外京輦未有此物密以一枚贈

超云有人從內中出而稟性剛決超意甚疑之如此往來周歲矣超一旦携酒食與之從容徐謂之曰舅有深誠欲告外甥未知如何女曰每感重恩恨無所答若力有可施必能赴湯蹈火超曰潘將軍失却玉念珠不知知否女子微笑曰從何知之超揣其意不甚密藏又曰外甥可尋覓厚備繒綵酬之女子曰勿言於人某偶與朋儕爲戲終却還與因循未暇舅來日詰旦於慈恩寺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珠在此超如期而往時寺門始開塔戶猶鎖女子先在謂超曰少頃仰觀塔上當有所見

語訖而去疾若飛鳥忽於相輪上舉手示超歛然携珠而下謂超曰便可將還勿以財帛為意超徑詣潘具述其事因以金玉繒錦密為之贈明日訪之已空室矣

馮緘給事常聞京師多任俠之徒及為尹密詢左右引起具述前事訪潘將軍所說與超符同

李鄴侯救竇庭芝

竇應年中負外郎竇庭芝分司洛邑常敬事卜者胡盧生每言吉凶無不必中如此者往來甚頻長幼莫不傾蓋一旦凌晨入門頗甚嗟惋庭芝問之良久乃言君家大禍將成舉族恐無遺類即未在一旦夕所期亦甚不遠既而舉家涕泣請問求生之路云非遇黃中君鬼谷子不可相救然黃中君造次難見但見鬼谷子當無患矣具述形貌服飾仍約決自求之於是竇與兄弟群從泊妻子奴僕曉夕求訪於洛下時李鄴侯有內艱居于河清縣因省覲親友策蹇驢入洛至中橋南遇大尹避道所乘驢忽驚逸而走徑入庭芝所居與僕者共造其門值庭芝車馬羅列將出忽見鄴侯皆驚貽而退

俄有人出來云此是分司竇負外宅所失驢收在馬廐請客入座負外嘗願修謁如此者數四鄴侯不獲已就其廳事庭芝既出降堦而拜延接殷勤遂至信宿至如妻孥孩稚咸備家人之禮數日告去贈送殊厚但云貴達之辰願以一家為託鄴侯居于河清信宿旁午於道及朱泚搆逆庭芝方廉察陝服車駕出幸奉天遂陷於賊庭及鑿輿返正德宗首命誅之鄴侯自南嶽徵迴至行在便為宰相因第臣僚罪狀遂請庭芝減死聖意不解去卿以為寧王懿親乎庭芝姊為寧王妃以此論之猶不可然

莫有他事俾其全活否卿但言之於是具以前事上聞由是特原其罪鄴侯始奏上密使中官夜乘傳陝州問之竇奏其事德宗曰曩言黃中君蓋指於朕未知呼卿為鬼谷子何也或云李相先代靈城在清谷前濁谷後恐以此言之

續坤蹶馬

咸通軋符中京師醫者續坤

坤官為都水使者

頗得秦和

之術評脉知吉凶休咎至於得失時日皆可預言

古者善醫道多矣迹其前事不過視徹膏肓心解分劑未聞乎平診脉候見於蒼龜之能也適

有燕中奏事大將暴得風疝眾醫無不療之不瘳

昇疾請坤投藥數服而愈所酬金帛甚多仍以邊馬一疋留贈馬之骨相甚奇然步驟多蹶雖制以銜勒加之鞭策而款段之性竟莫能改坤以浪費芻粟託人以賤價賣之求駿者纔試遂復如初累月不售隣伍間有王生貿易於中貴之門頗甚貧窶忽詣坤去有青州監軍將發須鞍馬以備行李亦知馳騁非駿但欲致於牽控之間坤直以無用之畜付焉亦不約鬻馬之價王生經旬不至謂其脫略亡逸一旦復來且輸十萬坤既獲善價因以十千遺之俄見王生易衣裘置僕馬至於奴婢妻

子服飾皆鮮潔或曰王生賣馬金帛縑資幾三四百萬坤甚驚試詢其事王生初不備說坤曰某以無用之畜獲價頗多但驚駭劣之材何以至此乃去初致馬於青社監軍舉足如有羈絆及將還途遇小馬坊中使因遣留試信宿而往不復見焉密詢左右去數日前魏博曾進一馬毛骨大小與此正同聖人常乘打毬駿異未有其偶將到日方遣調習步驟縈轉如風今則進御數朝所賜之物甚厚王生因大索其價遂以四十萬酬之是以物之逢時亦有冥數不遇其主則駑驥莫分乃知耨莘

野築傳巖未遇良途奚異於此

龍待詔相笏

丁重相于
駙馬附

開成中有龍復本者無目善聽聲揣骨每言休咎無不必中凡有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壽宋祁補闕有盛名於世搢紳之士靡不傾屬屈指翹足期於貴達時永樂蕭相亦居諫署同日詣之授以所持竹笏復本執蕭相笏良久置於案上曰宰相笏次至宋補闕笏曰長官笏宋聞之不樂相國曰無憑之言安足介意經月餘同列於中書候見宰相時李朱崖方秉鈞軸威震朝野未見間

佇立閑談互有諧謔頃之丞相遽出宋以手板障面笑猶未已朱崖目之迴謂左右曰宋補闕笑其何事聞之者莫不寒心股慄未旬日出爲河清縣令歲餘遂終所任其後蕭相揚歷清途自浙西觀察使入判戶部非久乃居廊廟俱如復本之言

自咸通軋符已來京國察相者殊多言事適中者甚少愚之所識處士丁重善於相人吉凶屢有竒驗于都尉方判鹽鐵頻有宰弼之耗時路相國秉鈞持權與之不叶一旦重在新昌私策值于公適至路曰某與之賓朋處士垂箔細看此人終作宰

相否備陳飲饌留連數刻既去問之曰所見何如
重曰入相必矣兼在旬月之內路公笑曰見是帝
王密親復作鹽鐵使爾重曰不然請問于之恩澤
何如宣宗朝鄭都尉相國曰又安可比乎重曰鄭
爲宣宗注意久之而竟不爲相豈將人事可以斟
酌其熟識于侍郎今日見之觀其骨狀真爲貴者
其次風儀秀整禮貌謙揖如百斛巨器所貯尚空
其半安使不受益於祿位哉苟逾月不居廊廟某
無復敢至門下路曰處士可謂弘遠矣其後決旬
果登台鉉路相國每見朝士大爲稱賞由茲聲動

京邑車馬造門者甚衆凡有所說其言皆驗後居
終南山好事者亦至其所

孟才人善歌

孟才人善歌有寵於武宗皇帝嬪御之中莫與爲
比一旦龍體不豫召而問曰我若不諱汝將何之
對曰以微眇之身受君王之寵若陛下萬歲之後
無復生焉是日俾於御榻前歌河滿子一曲聲調
悽切聞者莫不涕零及宮中晏駕哀慟數日而殞
禁掖近臣以小棺殯于殿側山陵之際梓宮重莫
能舉識者曰得非候才人乎於是輿觀以殉遂寔

于端陵之側是歲攻文之士或為賦題或為詩目
以為馮媛班姬無以過也所知者張祜有詩云偶
因清唱詠誨頻奏入官中二十春却為一聲河滿
子下泉須弔孟才人

袁相雪換金縣令

李沂公鎮鳳翔有屬邑編氓因耨田得馬蹄金一

瓮注漢書武帝詔去往者東嶽見金又有白麟神

馬蹄之狀其瑞宜以黃金鑄麟狀以叶瑞應蓋鑄金象

後民間效之里民送於縣署公牒將至府庭宰邑
者喜於獲寶欲以自為殊績慮公藏主守不嚴因
使置於私室信宿與官吏重開視之則皆為土塊

矣瓮金出土之際鄉社悉來觀驗遽為變更靡不
驚駭以狀聞於府主議者僉云奸計換之遂遣理
曹掾與軍吏數人就鞠案其事獲金之社咸共證
焉宰邑者為眾所擠摧沮莫能自白既而詰辱滋
甚遂以為易金伏罪詞款具存未窮隱用之所遂
令拘繫僕隸脅以刑辟或去藏於糞壤或去投於
水中紛紜枉撓結成獄具備以詞案上聞沂公覽
之愈怒俄而因有筵席停盃語及斯事列坐賓客
咸共驚嘆或去效齊人之攫或去有揚震之癖談
笑移時以為胠篋穿窬無足訝也時袁相公滋亦

在幕中、俛首略無詞對、李公目之、數四曰、宰邑非判官親懿乎、素相曰、與之無素、李曰、聞彼之罪、何不樂之、甚、素相曰、某疑此事未了、更請相國詳之、汧公曰、換金之狀極明、若言未了、當別有見、非判官莫探情、偽素相曰、諾、因俾移獄府中、按問、乃令閱瓮、間得三十五塊、詰其初獲者、即本質在焉、遂於列肆、索金鎔、寫與塊形相等、既成、始秤其半、已及三百斤矣、詢其負擔人力、二農工、詎中昇至縣、竟計其負金大數、非二人、以竹檐可舉、明其即路之時、金已化為土矣、於是群情大豁、宰邑者遂獲

清雲汧公歎伏無已、每言才智不如、其後履歷清途、至德宗朝皆為宰相

愚嘗聞金寶藏於土、偶見者或變其質、東都敦化坊有麟迹、見於興慶觀殿宇、悉皆頽毀、咸通中、畢相國再令營造、基址間得巨瓮、皆貯白金、理材者與工匠三十三人、盡懼為官所取、乃輦木梯蓋之以候昏黑、及夜、各以衣物苞裹而歸、明旦開之、如堅土、削成銀鋌、所說與此正同

郭鄴見窮鬼

通事舍人郭鄴、罷櫟陽縣尉、久不得調、窮居京輦、

委困方甚，盼蠻聞常有二物，狀如猿獮衣，以青衣碧衣，出入寢與，無不相逐。凡欲舉意求索，必謂與鄴俱往，所造之間如礙枳棘，匪惟干祿不遂，方且病於寒餒，親友見之，俱爲讎隙，或厭之以符術，或避之於山林，如此數年，竟莫能絕。一夕處於淨室，忽來告別云：某等承君厄運，不相離者久焉。今則候曉而行，無復至矣。鄴既喜其去，遂詢所之。去世路如某者甚多，但人不見耳。今之所詣，乃勝業坊王氏其家，大積金帛，將往散之。不久當竭，鄴復問去彼之聚歛豐盈，何以遽令散去。云：先得計於安

品子，其餘冰銷霧散，而曉鍾忽鳴，遂失所在。鄴既興與漱，便覺愁憤開豁，是日試詣親友，無不改觀。相接未涉旬於政事堂，見宰相自白，遂除通事舍人。鄴有表弟張生者，爲金吾衛佐，交遊皆豪俠少年，騁駿好奇，聞之未甚爲信。知勝業坊王氏於左，廣列職，其後往伺之。王氏潤屋之資，幾侔猗頓，然爲性儉約，所費未嘗過分。家有姬僕，聲樂其間，端麗者至多。外之炫服冶容，造次莫迴其意。一旦與賓朋驟過，嗚珂曲有婦人靚粧，立於門首。王氏駐馬遲留，喜動顏色，因召同列者，命酒開筵，爲歡頗

甚時張生預其末密訪於左右即安品子善歌是日歌數曲王氏悉以金綵贈之衆皆訝其廣費自此輿輦資貨日輸其門每歡洽酒酣略無所吝繇是治生之業漸屬他門未經數年遂至貧匱

裴晉公天津橋遇老人

裴晉公度微時羈寓洛中常乘蹇驢入皇城方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傍橋柱而立語云蔡州用兵日久徵發甚困於人未知何時得平定忽覩裴公驚愕而退有僕者携書囊後行相去稍遠聞老人云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

為將既歸僕者具述其事裴公曰見我龍鍾相戲爾其秋東府鄉薦明年登第及秉鈞衡朝廷議授吳元濟節鉞既而延英候對憲皇以問宰臣裴公奏曰奸臣跋扈四十餘年聖朝姑務含容蓋慮動傷一境未聞歸心効順乃坐據一方若以旄鉞授之翻恐恣其兇逆以陛下聰明神武藩鎮皆願勤主臣請一詔追兵可以平蕩妖孽於是命晉公為淮西節度使興師致討時陳許汴滑三帥先於偃城縣屯軍晉公統精甲五萬會之受律鼓行而進直造蔡州城下纔兩月擒賊以獻淮西遂平後入

朝居廊廟六拜正司徒為侍中中書令儒風武德
振耀古今洎留守洛師每話天津橋老人之事

狄惟謙請雨

會昌中北都晉陽縣令狄惟謙梁公之後守官清
恪有蒲密之政撫綏勤卹不畏強禦屬州境亢陽
涉歷春夏數百里水泉農畝無不耗斲枯竭禱於
晉祠者數旬略無陰暘之兆時有郭天師者本并
土女巫巫少攻符術多行厭勝之道有監軍使將至
京師因緣中貴出入宮掖其後軍牒告歸遂以天
師為號既而亢旱滋甚闔境莫知所為僉言曰若

得天師一到晉祠則災旱不足憂矣惟謙請於主
帥主帥難之惟謙曰災厲流行阡庶焦灼若非天
師一救萬姓恐無聊生於是主帥親自為請巫者
唯而許之惟謙乃具車輿列幡蓋迎於私室躬為
控馬既至祠所盛設供帳豐潔飲饌自旦及昏磬
折於堦庭之下如此者翌日語惟謙曰我為爾飛
符于上界請雨已奉天帝之命必在虔懇至誠三
日雨當足矣繇是四郊士庶奔走雲集三夕于茲
曾不降雨又曰此土災沴所興亦由縣令無德我
為爾再上天請七日方合有雨惟謙引罪於已奉

之愈恭俄而又及所期略無霑霑郭乃驟索馬入
州宅惟謙拜留曰天師已爲萬姓此來更乞至心
祈禱於是勃然而怒罵曰庸瑣官人不知道理天
時未肯下雨留我將復奚爲惟謙謝曰非敢更煩
天師候明旦排比相送耳於是惟謙宿誠左右曰
我爲巫者所辱豈可復言爲官明晨別有指揮汝
等或須相稟是非好惡縣令當之及曉伺門未開
郭已嚴飾歸騎常供設有醴一無所施坐於皇堂
大恣呵責惟謙曰左道女巫妖惑日久當須斃在
茲日焉敢言歸叱左右坐於神前鞭背三十投於

潭水祠後有山高萬千丈遽令設席焚香從吏悉
皆放還簪笏立於其上於是合縣駭愕去長官打
殺天師馳走者紛紜觀者如堵是時炎旱累月礫
石流金晴空萬里略無纖翳祠上忽有片雲如車
蓋俄頃漸高先覆惟謙立所四郊雲物隨之而合
雷震數聲甘澤大澍焦原赤野無不滋潤於是士
庶數千自山頂擁惟謙而下州將以杖殺巫者初
亦怒之旣而精誠有感深加嘆異與監軍發表上
聞俄有詔書褒獎賜錢五十萬寵賜章服爲絳隰
二州刺史所理咸有政聲

勅書云狄惟謙劇邑良才忠臣華胄觀此天厲將
瘳下民當請禱於晉祠類投巫於鄴縣曝山椒之
畏景事等焚軀起天際之油雲法同翦爪遂使旱
風潛息甘澤旋流天心猶鑒於克誠余志豈忘於
褒善特頒朱紱俾耀銅章勿替令名更昭殊績

王侍中題詩

王侍中智興武略英奇初授徐方節制雄才磊落
有命世間生之譽幕府既開所辟皆是儒者一旦
從事於使院會飲與從容賦詩頃之達於王公乃
召護軍俱至從事乃屏去翰墨但以杯盤迎接良

又問之曰適聞判官與諸賢作詩何得見某而罷
遽令却取筆硯復以綵牋數十幅散於座衆賓相
顧遲疑將俟行觴舉樂復曰本來欲觀製作非以
飲酒爲意時小吏亦以牋翰置於王公之前從事
禮爲揖王公曰前某以韜略發迹未嘗留心章句
今日陪奉英髦不免亦陳愚懇遂乃引紙援毫頃
刻而就云平生弓劍自相隨剛被郎官遣作詩江
南花柳從君詠塞北煙塵我自知四座覽之驚嘆
無已咸云忠烈詞彩雖曹景宗賀若弼無以加也

曹景宗於御座探韻賦詩云去時兒女悲歸來笳
鼓竟借問路傍人何如霍去病宋帝覽之稱賞無

已又隋將賀若弼贈源雄詩云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莫使騏驎上無我二人名時文人張祐亦預此筵監軍謂之曰觀茲盛事豈得無言祐即席爲詩以獻云古來英傑動寰區武德文經未有餘王氏柱天勲業外李陵章句右軍書王公覽之笑曰褻飾之詞可謂無所愛惜左右或言曰書生之徒務爲諂佞王公叱之曰有人道我惡汝輩又肯否張秀才海內知名篇什豈易得天下人間且以爲王智興樂善矣留駐數月贈行以絹千匹其後移鎮蒲津子晏平仗節靈武四遠多士翕然歸向風烈遺芳迄于今日

道流相夏侯譙公

張侍郎爲河陽烏司徒從事同幕皆至有道士斛九霞來自青城山有知人之鑒烏公問以年壽官祿九霞曰司徒貴極藩服所望者秉持鈞軸建茅土惟在保守勲庸苞貯仁義享福隆厚殊不可涯旣而遍問賓僚九霞曰其間必有台輔時烏公器重裴副使應聲曰裴中丞是宰相否九霞曰若以目前人事言之當如尊旨以其所觀即不在此時夏侯相國爲館驛巡官形質低悴烏因戲曰裴副使不作宰相莫是夏侯巡官否對曰司徒所言是

矣。烏公撫掌而笑曰：尊師莫錯否？九霞曰：某山野之人，早修直道，無意於名宦金玉，蓋以所見任直而道耳。烏公曰：如此，則非某所知也。然其次貴達者，爲誰？曰：張支使。雖不居廊廟，履清途，亦至榮顯。既出，遂造張侍郎所居，從容謂曰：支使神骨清爽，氣韻高邈，若以紱冕累身，至於三二十年，居於世俗，儻能擺脫囂俗，相逐學道，即三十年內，白日昇天，某之此行，非有塵慮，實亦訪尋修真之士耳。然閱人甚多，無如支使者。張以其言意浮闊，但唯之而已。將去，復來，情甚懇至，審知張意不迴，頗甚嗟

惜，因留藥數粒，并黃紙書一緘而別去。去藥數粒，服之可以無疾。書紀宦途所得，每一遷轉，密自啓之。書窮之辰，當復相憶。其後譙公顯赫，令名再居鼎鉉，張果踐朝列，出入臺省，佩服朱紫，廉察數州。書載之言，靡不詳悉。年及三紀時，爲戶部侍郎。書之所存，蓋亦無幾。雖名位通顯，而齒髮衰退，每言道流之事，話於親友，追想其風，莫能及矣。

華山龍移湫

咸通九年春，華陰縣南十餘里，一夕風雷暴作，有龍移湫自遠而至。先是崖壠高亞，無貯水之所。此

夕迴從數丈小山從東西直亘南北峯巒草樹一
無所傷碧波迴塘湛若䟽鑿京洛符旅無不枉道
而觀有好事者自輦轂蒲津相率而至車馬不絕
逮於累月京城南靈應臺有三娘子湫與崖相近
水波澄明莫測深淺每秋風搖落未嘗有草木飄
汎其上或覩片葉纖莖必有飛鳥銜而去之祈禱
者多致花鈿粉黛及綺羅之類啓祝投之歛然而
沒軋符初有朝士數人同遊終南山遂及湫所因
話靈應之事其間有不信者試以木石投之俄有
巨魚躍出波心鱗甲如雪忽有風雨冥晦車馬幾
爲暴水所漂邇後人愈敬之莫有取犯者

田膨郎偷玉枕

文宗皇帝常持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獻追琢
奇巧蓋希代之寶置於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
然而禁衛清密非恩澤嬪御莫能至者珍玩羅列
他無所失上驚駭移時下詔於都城索賊密謂樞
近及左右廣中尉曰此非外寇入之爲盜者當在
禁掖苟求之不獲且虞他變一枕誠不足惜知等
衛我皇宮必使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環列自茲無
用矣內官惶慄謝罪請以浹旬求捕犬懸金帛贖

求略無尋究之所聖旨嚴切收繫者漸多坊曲閭巷靡不搜捕有龍武二番將軍王敬弘常蓄小僕年甫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無往不屆敬弘曾與流輩於威遠軍會宴有侍兒善鼓胡琴四座酒酣因請度曲辭以樂器非妙須常御手者彈之鐘漏已傳取之不及因起解帶小僕曰若要琵琶頃刻可至敬弘曰禁鼓纔動軍門已鎖尋常汝豈不見何言之謬也既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琵琶而至座客歡笑曰樂器本相隨所難者惜其妙手南軍去左廣迴復三十里入夜且無行伍既而條

忽往來敬弘驚異如失時又搜捕嚴緊意以竊盜疑之宴罷及明遽歸其第引而問曰使汝累年不知趨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客汝莫是否小僕謝曰非有此事但能行爾因言父母俱在蜀中頃年偶至京國今欲却歸鄉里有一事欲以報恩偷枕者已知姓名三數日當令伏罪敬弘曰如此即事非等閑因茲令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掩獲否小僕曰偷枕者田膨郎也市廛軍伍行止不怛勇力過人且善超越苟非伺便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奔走自茲再宿候之於望仙門伺便

擒之必矣將軍隨其觀之此事仍須祕密是時涉旬無雨向曉埃塵頗甚車馬踐踏人不相見膨郎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執毬杖擊之歛然已折左足仰而觀之曰我偷枕來不怕他人惟懼於爾既而相值豈復多言於是昇至左軍一欵而伏上喜於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膨郎臨軒詰問具陳常在宮掖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流非常竊盜內外囚繫數百於是悉令原之小僕初得膨郎已告敬弘歸蜀於是尋之不可但賞敬弘而已

洛中大水

咸通四年秋洛中大水苑囿廬舍靡不淹沒厥後香山寺僧云其日將暮見暴水自龍門川北下有如決江海鼓怒之間殷若雷震有二黑牛出於水上掉尾躍空而進衆僧與居人憑高望之謂城中悉爲魚矣俄見定鼎長夏二門陰曠忽開亦有青牛奮躍而出相去約有百步黑牛奔走而迴向之怒浪驚瀾翕然遂低數丈是夕飄溺尤甚京邑遂至蕭條十餘年間尚未完葺先是皇城守闈者白晝聞五鳳樓中有人歌云天津橋畔火光起魏主堤上看洪水時鄭相國涯留守洛師聞之以爲妖

妄經月餘從事宴罷夜歸執燭者有火燼遺落騎
從纔過煙焰已高救之不及遂燒其半及潦將興
穀洛先漲魏王與月波二堤俱壞乃明閹者之言

李朱崖知白令公

白中書方居郎署未有知者唯朱崖李相國器之
許於搢紳間多所延譽然而資用不充無以祇奉
僚友一旦相國遺錢十萬俾爲酒肴之備約省閣
名士數人尅日同過其第時秋暮陰沉涉旬霖瀝
賀拔甚負外求官未遂將欲出京薄遊與白公同
年登第羸駒就門告別閹者以方俟朝客乃以他

適對之賀拔甚遂駐車留書備述羈遊之意白公
覽書歎曰丈夫處世窮達當有時命苟不才以佞
倖取容未足爲發身之道豈家蓄美饌止邀當路
豪貴曩時登第貧交今日閉關不接縱使便無榮
顯又安得不愧於懷遽令僕者命賀拔甚回車遂
以杯盤同費俄而所約朝賢聯騎而至閹者具陳
賀拔甚從容無不惋愕而去翌日於私第謁見相
國詢朝士來者爲誰白公對以賓客未至適有同
年出京訪別憫其龍鍾委困不忍弃之留飲數杯
遂闕祇接旣負吹噓之際甘從譴斥之罪相國稱

賞逾時云此事真古人之道由茲貴達所以激勸
澆薄不旬月自使下許事先授美官白公以庫部
郎中入爲翰林學士未逾三載便秉鈞衡其後五
鎮藩維再居廊廟蹈義懷仁而終始一致流芳傳
素士林美之大中初邊鄙不寧土蕃尤甚恣其僭
強宣宗欲致討伐遂於延英殿先問宰臣公首奏
興師請爲統帥沿邊藩鎮兵士數萬鼓行而前時
犬戎列陣平川以生騎數千伏藏山谷旣而得於
謀者遂設奇兵待之有蕃中首帥衣緋茸裘繫寶
裝帶所乘白馬駿異無比鋒鏑未交揚鞭出於陣

面者數四頻召漢軍闔將白公誠兵士無得應之
俄而駐軍指揮背我師百餘步而立有潞州小將
驍勇善射請快馬彎弧而出連發兩矢皆中其項
躍馬而前抽短劍踏於鞍上以手扶挾如闔敵之
狀蕃將士卒但呼譟助之於是脫緋裘解金帶奪
馬而還師旅無不奮勇旣大戰沙漠虜陣瓦解土
崩乘勝追奔幾及黑山之下所獲駝馬輜重不可
勝計束手而降三四千人先是河湟關郡界內在
匈奴自此悉爲內地宣皇初覽捷書云我知敏中
必殄兇醜白公凱旋與同列宰相進詩云一詔皇

城四海頌醜戎無數束身還。戍樓吹笛人休戰。牧
野嘶風馬遽閑。河水九盤收數曲。隴山千里鎖諸
關。西邊北塞今無事。爲報東南夷與蠻。馬相植詩
去舜德堯仁化犬戎。許提河隴款皇風。指揮貔武
皆神筭。開拓乾坤是聖功。四帥有征無汗馬。七月
雖戍已張弓。天留此事還英主。不在他年在大中。
魏相扶詩去蕭關新復萬山川。古戍秦原象緯鮮。
戎虜乞降歸惠化。皇威漸被懾腥膻。穹廬遠戍煙
塵滅。神武光揚竹帛傳。左衽盡知歌帝澤。從茲不
更備三邊。崔相鉉詩去邊陲萬里注恩波。宇宙羣

方洽凱歌。右地名王爭解辦。遠方戎壘盡投戈。煙
塵永息三秋戍。瑞氣遙清九折河。共偶聖明千載
運。更觀俗阜與時和。

劇談錄卷下

將仕郎崇文館校書郎康駢述

劉相國宅

通義坊劉相國宅。本文宗朝朔方節度使李進賢舊第。進賢起自戎旅，而僮瑰瑋累居藩翰，富於財寶，雖豪侈奉身，雅好賓客。有中朝宿德常話在名場日，失意邊遊，進賢接納甚至。其後京華相遇時，亦造其門，屬牡丹盛開，因以賞花為名。及期而往，聽事備陳，飲饌宴席之間，已非尋常舉杯數巡。復引眾賓歸內室，宇華麗楹柱，皆設錦繡列筵甚

廣器用悉是黃金、堦前有花數叢、覆以錦幄、妓妾俱服紈綺、執絲簧善歌舞者至多、客之左右皆有女僕、雙鬟者二人、所須無不必至、承接之意、常日指使者不如芳酒、綺肴窮極、水陸至於僕乘供給靡不豐盈、自午迄於明晨、不覩杯盤狼籍、朝士云邇後歷觀豪貴之屬筵席、臻此者甚稀、厥後進賢徙居長興、其宅互為他人所有、咸通中、劉相國罷北京、亞尹復為翰林學士、數歲後、自承旨入相、尚以十千稅焉、及出鎮荆南、朝野無不惋惜、都城士庶以少及長聞之、俱為涕泣、其後興化蕭相登庸

舉為自代表、云正人吞聲而扼腕、百姓掩淚於道、途是時昇道、鄭相國在內庭、夜草麻制、具述其事、云安數畝之居、仍非已有、却四方之賂、惟畏人知、是時都下傳寫為之、紙貴、持權者覩其詞、大怒、鄭公自翰林承旨、左遷梧州、相國自端溪竄於日南、謫居四年、方獲清雪、以祕書監召還、未久復持鈞軸、或將甲第為獻、竟無所受、復於此宅寓居、庭宇不加修飾、清風儉德、充塞寰宇

君子曰、仁義之感物也大哉、劉公知帝道、欽明、欲賢人盡舉、四海之內翕然嚮風、雖謫居

累年再昇鼎鼐，姦邪之口不能掩其善，魑魅之域不能陷其身，振譽一時，流芳千載，豈不偉歟！其有冒官爵、叨貨賄、怙寵專權、身存名滅者，一何謬哉！

李相國宅

朱崖李相國德裕宅在安邑坊東南隅，桑道茂謂爲玉椀，舍宇不甚宏侈，而制度奇巧，其間惟石古松儼若圖畫。在文宗武宗朝，方秉化權，威勢與恩澤無比，每好搜掇殊異，朝野歸附者多求寶玩獻之，嘗因暇日休澣，邀同列宰相及朝士宴語，時畏

景赫曦，咸有鬱蒸之病，軒蓋候門，已及亭午，搢紳名士交扇不暇，將期憇息於清涼之所，旣而延於小齋，不甚高敞，四壁施設皆古書名畫，俱有炎爍之慮，及別列坐，開樽煩暑都盡，良久覺清颼爽氣，凜若高秋，備設酒肴，及昏而罷，出戶則火雲烈日，熯然焦灼，有好事者求親信問之，云：此日唯以金盆貯水，漬白龍皮，置於座末。龍皮有新羅僧得自海中，去海旁有居者，得之於漁扈，其初以爲鱗介之屬，曾有老人見而識之，僧知相國好奇，因以金帛贖之，而獻，又煖金帶，辟塵簪，皆希代之寶，及南遷，悉爲惡溪沉溺，使崑崙沒水求之，在鰐魚穴，不能取。平泉莊去洛城三十里，卉木臺榭若造仙府，有虛檻前引。

泉水縈迴穿鑿像巴峽洞庭十二峯九派迄于海
門皆隱隱見雲霞龍鳳草樹之形有巨魚脇骨一
條長二丈五尺其上刻去會昌六年海州送到在
東南隅即徵士韋楚老拾遺別墅楚老風韻高致
雅好山水相國居廊廟日以白衣擢昇諫署後歸
平泉造門訪之楚老避于山谷相國題詩云昔日
徵黃詔余慙在鳳池今來招隱士恨不見瓊枝
又新昌北街牛相國宅即玄宗朝將作監康詵舊
第桑道茂謂之金杯俱出良相者也

慈恩寺牡丹

京國花卉之晨尤以牡丹為上至于佛宇道觀遊
覽者罕不經歷慈恩浴室院有花兩叢每開及五
六百朵繁艷芬馥近少倫比有僧思振常話會昌
中朝士數人尋芳遍詣僧室時東廊院有白花可
愛相與傾酒而坐因云牡丹之盛蓋亦奇矣然世
之所玩者但淺紅深紫而已竟未識紅之深者院
主老僧微笑曰安得無之但諸賢未見爾於是從
而詰之經宿不去去上人向來之言當是曾有所
覩必希相引寓目春遊之願足矣僧但云昔於他
處一逢蓋非輦轂所見及旦求之不已僧方露言

曰衆君子好尚如此貧道又安得藏之今欲同看此花但未知不泄於人否朝士作禮而誓云終身不復言之僧乃自開一房其間施設幡像有板壁遮以舊幕幕下啓開而入至一院有小堂兩間頗甚華潔軒廡欄檻皆是栢材有殷紅牡丹一窠婆娑幾及千朶初旭纔照露華半晞濃姿半開炫耀心目朝士驚賞留戀及暮而去僧曰予保惜栽培近二十年矣無端出語使人見之從今已往未知何如耳信宿有權要子弟與親友數人同來入寺至有花僧院從容良久引僧至曲江閑步將出門

令小僕寄安茶笈裹以黃帕於曲江岸藉草而坐忽有弟子奔走而來去有數十人入院掘花禁之不止僧俛首無言唯自吁嘆坐中但相盼而笑既而却歸至寺門見以大畚盛花昇而去取花者徐謂僧曰竊知貴院舊有名花宅中咸欲一看不敢預有相告蓋恐難於見捨適所寄籠子中有金三十兩蜀茶二斤以爲酬贈

管萬敵遇壯士

會昌中左軍壯士管萬敵富有膂力扛鼎挾輶衆所推伏一日與儕輩會于東市酒肆忽有麻衣張

蓋者直入其座引觥而飲，傍若無人。萬敵振腕，瞋目略無所憚。同席恃勇之輩，共爲推挽，竟不微動。而觀者漸衆，乃言曰：「某與管供奉較力，以定強弱。先請供奉拳某三拳，後乞搭供奉一搭，遂袒膊抱樓柱而立。」萬敵怒其輕已，欲令殞于手下，盡力拳之。如扣木石，觀者咸見樓柱與屋宇俱震，其人略不微動。既而笑曰：「到某搭供奉矣。」於是奮臂而起，掌大如箕，高及丈餘，屹屹而下。前後有力之輩，方甚恐慄，知非常人。衆擁萬敵謝而去之，俄失所在。萬敵寢瘵月餘，力遂消滅。

張季弘逢惡新婦

咸通中有左軍張季弘，勇而多力，嘗雨中經勝業坊，遇泥濘深隘，有村人驅驢負薪而至，適當其道。季弘怒之，因捉驢四足，擲過水渠數步。觀者無不驚駭。後供奉襄州，暮泊商山，逆旅逆旅有老嫗，謂其子曰：「惡人將歸矣，速令備辦茶飯，勿令喧噪。」既而愁憤吁嘆，咸有所懼。季弘問之，嫗曰：「有新婦恃惡制之，不可。」季弘曰：「向來見嫗憂恐，有何事？」若是新婦，豈不能共語？嫗曰：「客未知子細，新婦壯勇無敵，衆皆畏懼，遂至於此。」季弘笑曰：「其他則非某所。」

知若言壯勇當爲主人除之。母與子遽叩頭曰：若此則母子無患矣。雖然窮闕當爲酬贈。頃之鄰伍鄉社悉來觀視。日暮婦人負束薪而歸，狀貌亦無他異。逆旅後園有盤石，季弘坐其上，置騾鞭於側。召而謂曰：汝是主人新婦，我在長安城，即聞汝倚有氣力，不伏承事阿家，豈敢如此。新婦拜季弘曰：乞押衙不草草容新婦，分雪新婦，不敢不承事阿家。自是大人憎嫌新婦，其媪在傍謂曰：汝勿向客前妄有詞理。新婦因言曰：只如某年月日，如此事，豈是新婦不是。每言一事，引手於季弘所坐石上。

以中指畫之，隨手作痕，深可數寸。季弘汗落神駭，但言道理不錯。闔扉假寐，伺晨而發。及迴問之，新婦已他適矣。

玉藥院真人降

上都安業坊唐昌觀舊有玉藥花，甚繁，每發若瑤林瓊樹。元和中春物方盛，車馬尋玩者相繼。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繡綠衣，乘馬，綦髻雙鬟，無簪珥之飾，容色婉約，迴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三女僕，僕者皆巾頭黃衫，端麗無比。既下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於數十步之外。觀

者以爲出自宮掖莫敢逼而視之佇立良久令小
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迴謂黃冠者曰曩者玉
峯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煙霏鶴
唳景物輝煥舉轡百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
臾塵滅望之已在半天方悟神仙之遊餘香不散
者經月餘日時嚴給事休復元相國劉賓客白醉
吟俱有聞玉蕊院真人降詩嚴給事詩曰味道齋
心禱至神魂消眼冷未逢真不知滿樹瓊瑤藥笑
對藏花洞裏人又云羽車潛下玉龜山塵界無由
覩舜顏唯有無情枝上雪好風吹綴綠雲鬟元相

國詩曰弄玉潛過玉樹時不教青鳥出花枝的應
未有諸人覺只是嚴郎卜得知劉賓客詩云王女
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時迴首
驚恠人間日易斜又云雪藥瓊絲滿院春羽衣輕
步不生塵君王簾下徒相問長記吹簫別有人白
醉吟詩云羸女偷乘鸞去時洞中潛歇弄瓊枝不
緣啼鳥春饒舌青瑣仙郎可得知

宰相布施

乾符中有宰相自中書還第使人以布囊盛錢數
千沿路以施丐者於是貧乏相率羅列路隅所分

慙

既微漸不能普台鉉行李無復威儀時有朝士投
牋諫之其略云方今兵寇互興民力凋弊所望明
公弼成大化彌綸紀綱舉賢任能以光庶事俾萬
物各得其理百姓日用不知損不急之官杜私門
之請如此則刑清俗富天下自無窮人不宜專政
廟堂方行小惠昔子產以已車濟人於溱洧君子
謂不知爲政不如以時修橋梁惟明公察焉執政
者覽書憑怒俄而巢寇陷京遂及於難

崔道樞食井魚

中書舍人韋顏子婿崔道樞舉進士乾符二年春

下第歸寧漢上所居因井渫得鯉魚一頭長可五
尺鱗鬣金色目光射人所視異於常魚令僕投于
江水道樞與表兄韋氏密備鼎俎烹而食之經信
宿韋得疾暴卒有碧衣人引至府舍廨宇頗甚嚴
肅既入門見聽事有女人戴金翠冠着紫繡衣據
案而坐左右侍者皆黃衫金櫛如宮內之飾有一
人吏從執簿領而出及軒陛間付雙鬟青衣著於
繡衣案上更引韋生東廡曹署理詰殺魚之狀韋
引過道樞去非其之罪吏曰此雨龍也若潛伏於
江海湫涓雖人所食即無從而辨矣但昨者得之

於井中、崔氏與君、又非愚昧、殺而噉之、俱難獲免、然君且却還、試與崔廣為佛道功德、庶幾消滅、其過自茲、浹旬、當復相召、韋忽然而寤、具以所說話於眷屬、命道樞具述其事、道樞雖懷憂迫、亦未深信、讒經及旬餘、韋生果歿、韋乃道樞姑之子也、數日後、寄夢於母、云以殺魚獲罪、所至之地、即水府、非久當受重譴、可急修黃籙道齋、尚冀得寬刑辟、表兄之過亦成矣、今夕當自知其事、韋母泣告道樞、及暝昏然而寢、復見碧衣人引至公署、俱是韋之所述、俄有吏執黑紙丹書文字、立道樞於屏側、

疾趨而入、見繡衣操筆而書、訖、吏接之、而出、令道樞覽之、其初去、某官登四品、年至七十二、其後有判詞云、崔道樞所害雨龍事、關天府原之、不可按、罪急追、所有官爵並皆削除、年壽亦減一半、時道樞三十五矣、夜分而寤、恍惚悲涕、莫知所為、時節在冬季、其母方為修崇福力、纔及春首、抱疾數日、而終時、崔之妻孥咸在京師、紫微備述其事、舊傳夔州及牛渚磯皆是水府、未詳道樞所至何所也

洛中豪士

乾符中、洛中有豪貴子弟、承藉勲蔭、物用優足、恣

陳錦衣玉食不以充飢爲戒飲饌華鮮極口腹之欲有李史君出牧罷歸居止亦在東洛深感其家恩舊欲召諸子從容有敬愛寺僧聖剛者當所來往李因以其宴爲說僧曰某與之門徒久矣每見其飲食窮極水陸滋味常饌必以炭炊往往不愜其意此乃驕逸成性史君召之可乎李曰若求象白猩唇恐不可致止於精潔修辦小筵未爲難事於是廣求珍異俾妻孥親爲調鼎備陳綺席雕盤選日爲請弟兄列坐矜持儼若冰玉肴羞每至曾不下筵主人揖之再三唯露果實而已及至水餐

俱致一匙於口然相眄良久咸若殮茶食麩李莫究其由以失能爲謝明日復覩聖剛備述諸子情貌僧曰某前所說豈謬哉而因造其門以問之曰李史君特備一筵庖膳間可爲豐潔何不略領其意諸子曰燔炙煎和未得其法僧曰他物縱不可食炭炊之飴又嫌何事復曰上人未知凡以炭炊飴先燒令熟謂之煉火方可入爨不然猶有煙氣李史君宅炭不經煉是以難於滄啗僧撫掌大笑曰此非貧道所知也及大寇先陷瀍洛財產剽掠俱盡昆仲數人與聖剛同時竄避潛伏山草不食

者三日賊鋒稍遠徒步將往河橋道中小店始開以脫粟為餐而賣僧囊中有錢數文買於土杯同食腹噉既甚梁肉之美不如僧笑而謂曰此非煉炭所炊不知可與諸郎君喫否但低首慙醜無復詞對

古人去膏粱之性難正其此之謂乎是以聖人量腹而食賢者戒於奢逸宋武帝幸武帳堂將往勅諸子弟勿食至會所賜饌日盱而食不至咸有飢色帝謂曰爾曹少長驕貴不見百姓艱難今使爾等識有飢苦知以節儉

期物前聖用心同旨哉

鳳翔府舉兵討賊

巢寇攻陷宮闕近京藩鎮悉無兵備

初王仙芝敗

黨南走交廣朝廷以高駢令公統帥諸道兵師於江湖屯據要路議者以為高令公奔世名將可以坐制兇渠及賊徒擁眾北來浮舟遂逼淮甸於天長縣廣布營寨駐泊高令公既不出軍但閉關自保而已賊鋒因此彌銳長驅遂涉淮北時齊相公領青州觀蜂蟻強眾亦不敢進卷旆遄征或於中路遲留藩屏既無捍禦廟堂復失機謀盜遍九衢乃未知覺豈不異哉

時李相鎮蒲

津鄭相國鎮岐下既聞車馬播遷俱有勤王之志鄭相國率賓僚將校共巡城壘雉堞池隍悉皆毀塞計其修築之功萬旅月餘未竟而賊鋒方盛立

虞奔軼明晨復召從事大將坐於內聽詢以謀計
咸以巨盜方熾未可枝梧衆議且欲從權俟兵集
乃圖收復相國曰諸君勸某臣賊乎於是歛然而
倒左右扶之不及爲地甃所傷面首皆破洎日午
達于明旦口喑尚未能語是時關輔征鎮咸已歸
歎唯鳳翔信耗不通賊議興師致討有奔來者具
述其事於是監軍與僚佐代爲表章使兩騎馳至
京國賊徒覽之大喜遣王懷順將百餘人厚齎綵
繒金玉以申慰勞之意既而開筵以待懷順宴席
施設侷於曩日列坐行觴將陳飲饌樂工纔合管

弦文武軍吏及聲妓一時慟哭監軍從事雪涕止
之良久方定懷順與來者皆駭愕相眙就食乃問
其由時吏部孫侍郎亦在幕中對曰相國自鎮此
方恩及萬物聽政之暇時命音樂與將吏交歡遽
及風疹所侵今辰不赴茲會衆聞絲竹聲不覺悲
泣耳是日合城老幼咸共悽傷相國聞之曰我知
億兆人民之心未厭唐德賊勢雖甚竊據宮闕滅
亡當在旦夕於是密飛羽檄告於隣道會兵旬朔
間邠涇洋隴及汭邊藩鎮俱以銳師來集既而神
策守鎮軍士聞風亦至麾下一旦賊中遣千餘人

大索糧糗于時烽候已嚴偵邏殊密雲旗霜刃森
羅於百里之內賊入界大驚俱就擒戮有後殿者
奔以狀告兇黨無不奪魄陷京黔庶亦思奮勇初
走還京中者云鳳翔鄭相公已叛黃王兵士甚衆
巢聞之殊不介意言我行却半天下所至無不收
剋直至高令公猶不敢出軍敵我鄭相國擬
作何計唯趙張王潘聞之已為奔軼之備也俄而
蒲關晉絳并汾澤潞及河北三鎮並舉雄師翕然
響附相國伏節訓兵援旗誓衆摧鋒篤戰累剋兇
渠首運奇謀終摧巨孽其後請朝庸蜀復秉化權
匡國濟時終始一致文經武緯何謝古人詩云維
岳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相國有焉

老君廟畫

東都北邙山有玄元觀南有老君廟臺殿高敞下
瞰伊洛神仙泥塑之像皆開元中楊惠之所製奇
巧精嚴見者增敬壁有吳道玄畫五聖真容及老

子廟胡經事丹青絕妙古今無比

杜工部題詩云
配極玄都闕憑

高禁禦長守祕嚴具覆掌節鎮非常碧瓦初寒外
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仙李蟠根
大猗蘭奕葉光世家遺舊史道德付金王畫手看
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移地軸妙絕動官牆五聖
聯龍衮千官列雁行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翠
栢深留景紅梨迴得霜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床
身退卑周室經傳拱漢皇敬愛寺復有雉尾病龍
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

莫知畫者誰氏繪事奇巧皆入神之迹

雉尾在東
廡觀音院

天王部從中，緋衣神人，抱野政平坊安國觀，明皇
雉一隻，逼而觀之，勢若飛動。殿南有精思院，琢玉為天尊老君之像，葉法善羅
朝玉真公主所建，門樓高九十尺，而柱端無拱枅。
公遠張果先生並圖之於壁。院南池沼，引御渠水
注之，壘石像蓬萊方丈瀛州三山，女冠多上陽退
宮嬪，御其東，與國學相接。咸通中有書生去，每清
風朗月，即聞山池之內，步虛笙磬之音。盧尚書有
詩云：夕照紗窓起暗塵，青松逸殿不知春。君看白
首誦經者，半是宮中歌舞人。

白傅乘舟

白尚書為少傅，分務洛師，情興高逸，每有雲泉勝
境，靡不追遊。常以詩酒為娛，因著醉吟先生傳以
叙。盧尚書簡辭有別墅，近枕伊水，亭榭清峻。方冬
與群從子姪同遊，倚欄眺翫，嵩洛俄而霰雪微下，
情興益高。因話廉察金陵，常記江南煙水，每見居
人以葉舟浮泛，就食菰米鱸魚，近來思之，如在心
目。良久忽見二人，衣簑笠，循岸而來，牽引水鄉蓬
艇，舳頭覆青幕，中有白衣人，與衲僧偶坐。舳後有
小竈，安桐甑而炊，卮角僕烹魚煮茗，汧流過於檻
前，聞舟中吟嘯，方甚。盧撫掌驚歎，莫知誰氏，使人

從而問之、乃曰、白傳與僧佛光同自建春門往香山精舍、其後每遇親友、無不話之以爲高逸之情、莫能及矣。

嚴史君遇終南山隱者

大中末、建州刺史嚴士則、本穆宗朝爲尚醫奉御、頗好真道、因午日於終南山採藥、迷誤於巖嶂之間、不覺遂行數日、所齎糗糧旣盡、四遠復無居人、計其道路去京不啻五六百里、然而林岫深僻、風景明麗、忽有茅屋數間、出於松竹之下、煙蘿四合、纔通小徑、士則連扣其門良久、竟無出者、窺其籬

隙之內、有一人於石榻偃卧、看書、推戶直造其前、方乃攝衣而起、士則拜罷、自陳行止、因遣坐于盤石之上、亦問京華近事、復詢天子嗣位幾年、去自安史犯闕、居此、迄于今日、士則具陳奔馳涉歷、資糧已絕、迫於囂腹、請以食饌救之、隱者曰、自居山谷、且無煙爨、有一物可以療之、念君遠來、相遺、自起於梁棟之間、脫紙囊、開啓其中、有百餘顆、如藟豆之狀、俾於藥室取鑊、拾薪汲泉而煮、良久、盛有香氣、視之、已如掌大、曰、可以食矣、渴即取鑊中餘水飲之、士則方啗其半、已極豐飽、復曰、汝得至此、

當有宿分自茲三十年間不飢渴俗情慮將淡泊也他時位至方伯當取羅浮相近儻能脫去紛華兼獲長生之道辭家日久可以還矣士則將欲告歸因述慮失道曰勿憂去此二三里與採薪人相值可以隨之而至國門不遠既出於山隅果有採薪者在路側或問隱者姓名竟無所對纔經信宿已及樊川村野既還輦轂不喜更嘗滋味日覺氣壯神清有騶鸞馭鶴之意衣褐杖藜多止巖岫居守盧僕射耽味玄默思覩異人有道流述其事延之致於門下及聞方伯之說因以處士奏官自梓

州別駕作牧建溪時年已九十到郡纔經周歲解印乃歸羅浮及韋相公宙出鎮廣南使人訪之猶在山谷

大中十四年之任建安路由江浙時蕭相國觀風浙右於桂樓宿宴召之唯飲酒數杯他皆無食也

韋顥臯鳴

大中年韋顥舉進士詞學優贍而貧窶滋甚歲暮飢寒無以自給有韋光者待以宗黨

後名册裕之

輟居

所外舍館之放榜之夕風雪凝互報光成名者絡繹而至顥略無登第之耗光延之於堂際小閣備

設有饌慰安之見光婢妾羅列衣裝僕者排比鞍馬顓夜分歸于所止擁爐而坐愁嘆無已候光成名將修賀禮寢榻迫于壞牖以橫竹掛席蔽之簷際忽有鳴梟頃之集於竹上顓神魄驚駭杖策出戶逐之飛起復還久而方去謂僕者曰我失意亦無所恨妖禽作恠如此兼恐橫罹災患俄而禁鼓忽鳴榜到顓已登第光之服用車馬悉皆遺焉世以鵬至梟鳴不祥之兆近觀數事亦不然乎

昔鄧艾梟鳴牙旗乃軍勝之兆張率更聞於庭樹亦授官之祥以此推之未必皆為不吉

者

命相日雨雹

崔沆豆盧瑑

乾符六年夏五月巢寇自廣陵將及襄漢朝廷以王鐸令公為南面都統崔相國豆盧相國同日策拜宣麻之際殿庭霧氣四塞及政事堂立班賀有雹大如鷄卵時五月二十三日識者以為鈞軸不祥之兆明年大寇攻陷京師二相俱及于難其天意乎非人事也

李生見神物遺酒

咸通中有中牟尉李潯寓居圃田別墅稟性剛疾

不以神鬼爲意每見人銜盃酌酒無不怒而止之
一旦暴得風眩方卧簷廡之下忽有田父立於榻
前去隣伍間欲來省疾見數人形貌魁劣服飾或
青或紫後有矮僕提酒兩壺相與歷階而上左右
妻孥悉無所覩謂潯曰爾常日負氣忽於我曹至
於醪醴之間必爲他人愛惜今有醇酎數斗衆欲
遺君一醉俄以巨盆滿酌逼飲兩壺俱盡床第衾
裯皆是餘瀝將出謂潯曰何似當時惜酒自茲百
骸昏悴如病宿醒寢瘵惙然數月方愈馮給事爲
鄭州刺史親召李生而說之

說方士

武宗皇帝好神仙異術海內道流方士多至輦下
趙歸真探賸玄機善制鉛汞氣貌清爽見者無不
竦敬請於禁中築望仙臺高百尺以爲鸞駉鶴馭
可指期而降常去飛鍊中須得生銀詔使於樂平
採取旣而大役工徒所出者皆銜石礦非烹冶乃
無從而得歸真齋醮數朝寫御書置於巖穴間俄
有老人策杖而至曰山川藏寶蓋因有道而出况
明主以修真爲念是何感應不臻尊師無復懷憂
明旦當從所請語罷而出莫知其所之是夕有聲

如雷山礦豁開數丈銀液全然而湧出與入用之數相符禁中修鍊至多外人罕知其術復有金陵人許元長王瓊者善書符幻變近於役使鬼神會昌初召至京國出入宮闈武皇謂之曰吾聞先朝有明崇儼善於符籙嘗取羅浮山柑子以資御菓萬里往來止于旬日我雖聖德不逮前朝卿之術豈便劣於崇儼元長謝曰臣之受法未臻玄妙若涉越山海恐誣聖德但千里之間可一日而上曰東都常進石榴時已熟矣卿今夕當致十顆元長奉詔而出及旦寢殿始開金盤貯石榴致於御

榻俄有中使奉進亦以所失之數上聞靈驗變通皆如此類王瓊妙於化物無所不能方冬以藥栽培桃杏數株一夕繁英盡發芳藥穠艷月餘方謝及武皇厭代歸真與瓊俱竄逐嶺表唯元長逸去莫知所在昊天觀周尊師乾符中年九十七自言以童幼間便居洞庭山諸父隱堯深得真道有張孺華者襄漢豪士耽味玄默一旦廣齋財寶訪道於江湖之間至吳門知隱堯出世修鍊徑往洞庭詣之囊橐中所挈金帛傾竭以資香火隱堯知其志俾於岸頂坐守藥爐其或風雨晦冥往往有神

物來萃殊形詭狀深可駭人孺華端潔自安竟不
微動如此者涉於周歲隱堯謂之曰爐中鍊藥乃
七返靈砂也雖非九轉金丹餌之可還魂返魄曩
令子弟數輩守之靡不畏怯而罷汝相從未久遂
能苦節如是及鼎開藥成纔成十粒但令寶之以
囊篋未傳吞餌之法孺華以去鄉逾年一旦告歸
覲省隱堯別謂之曰吾知汝未能久住自茲復爲
世網所縈苟慕仙之意不忘勿以囂塵爲戀付汝
之藥每丸可益筭十二有疾終者審其未至朽敗
雖涉旬能使再活然事關陰陽非行道有心之徒

不可輕授凡欲此藥救人當焚香啓告吾爲助爾
孺華歸甚爲鄉里所敬父母遭疾而沒服之皆愈
居數歲復詣洞庭繫舟於金陵江岸有良賈徐士
則者乘巨艘十餘隻亦於浦間同泊有子一人方
及壯歲無疾而殞於中夜父母咸以衰老哭泣不
食崇朝孺華憫之因以靈砂往救其初服之時未
驗再服一粒蹶然而蘇去所至之處城府甚嚴方
爲吏從拘錄俄有二黃衣人手執丹書文字洞庭
周尊師令喚廳事間有紫衣者據案而坐於是簪
笏而興謂左右曰仙師來召焉可復留乃令放還

謂曰汝因此壽命增延當可力行善道士則所將財物分其半以荅孺華孺華取錢五十萬散施貧乏至洞庭與隱堯俱隱

廣謫仙怨詞

台州刺史
竇弘餘撰

玄宗天寶十五載正月安祿山反陷沒洛陽王師敗績關門不守車駕幸蜀途次馬嵬驛六軍不發賜貴妃自盡然後駕發行次駱谷上登高下馬謂力士曰吾蒼惶出狩長安不辭宗廟此山絕高望見秦川吾今遥辭陵廟因下馬望東再拜嗚咽流涕左右皆泣謂力士曰吾取九齡之言不到於此

乃命中使往韶州以太牢祭之

中書令張九齡每因奏對未嘗不諫

誅祿山上怒曰卿豈以王夷甫識石勒便殺祿山於是不敢諫矣

因上馬遂索長

笛吹於曲曲成潸然流涕竚立久之時有司旋錄

成譜及鸞駕至成都乃進此譜請曲名上不記之

視左右曰何曲有司具以駱谷望長安下馬後索

長笛吹出對上良久曰吾省矣吾因思九齡亦別

有意可名此曲為謫仙怨其言屬馬嵬之事厥後

以亂離隔絕有人自西川傳得者無由知但呼為

劍南神曲其音怨切諸曲莫比大曆中江南人盛

為此曲隨州刺史劉長卿左遷睦州司馬祖筵之

內吹之爲曲。長卿遂撰其詞。意頗自得。蓋亦不知
本事。詞云。晴川落日初低。惆悵孤舟解携。鳥去平
蕪遠近。人隨流水東西。白雲千里萬里。明月前溪
後溪。獨恨長沙謫去。江潭春草萋萋。余在童幼。亦
聞長老話謫仙之事。頗熟。而長卿之詞。甚是才麗。
與本事意興不同。余旣備知。聊因暇日。輒撰其詞。
復命樂工唱之。用廣不知者。其詞曰。胡塵犯闕衝
關。金輅提携玉顏。雲雨此時消散。君王何日歸還。
傷心朝恨暮恨。迴首千山萬山。獨望天邊初月。蛾
眉猶在彎彎。駢以爲實。史君序謫仙怨云。劉隨州
之詞。未知本事。及詳其意。但以貴妃爲懷。蓋明皇
登駱谷之時。實有思賢之意。實之所製。殊不逮焉。
駢因更廣其詞。蓋欲兩全其事。雖才情淺拙。不逮
二公。而理或可觀。貽諸識者。詞云。晴山礙日橫天。
綠疊君王馬前。鑿輅西巡蜀國。龍顏東望秦川。曲
江蒐斷芳草。妃子愁凝暮煙。長笛此時吹罷。何言
獨爲嬋娟。

含元殿

含元殿。國初建造。鑿龍首崗以爲基趾。彤墀鉅砌。
高五十餘尺。左右立栖鳳翔鸞。二闕龍尾道出於

闕前倚欄下瞰前山如在諸掌殿去五門二里每
元朔朝會禁軍與御仗宿於殿庭金甲葆戈雜以
綺繡羅列文武纓珮序立蕃夷酋長仰觀玉座若
在霄漢識者以爲自姬漢之代迄于亡隋未有如
斯之盛京城自朱泚之亂逮乾符中近百年無事
君臣和叶四表靖謐文物之盛籠罩姬漢藩方職
貢府無虛月上至士君子下及庶民皆修飾廉謹
以邀時譽食祿者守其官耕賈者專其業八紘四
海遂同文軌承平既久稍務奢逸貴族豪家輕視
稼穡征鎮牧守或非其才黔黎與杼軸之嗟郡邑

有藿蒲之盜然主上勞謙端委無虧聖政亦使寇
犯神州鑿輅播越况秦漢之代魏晉之時主荒臣
殘豈不顛覆今則覩淳輝之列啓中興之期億兆
人心復新於唐德矣禮樂刑政得無誠哉

曲江

曲江池本秦世隄洲開元中疏鑿遂爲勝境其南
有紫雲樓芙蓉苑其南有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周
烟水明媚都人遊翫盛於中和上巳之節綵幄翠
幃匝於堤岸鮮車健馬比肩擊轂上巳即賜宴臣
僚京兆府大陳筵席長安萬年兩縣以雄盛相較

錦繡珍玩無所不施百辟會於山亭恩賜太常及
教坊聲樂池中備綵舟數隻唯宰相三使北省官
與翰林學士登焉每歲傾動皇州以爲盛觀入夏
則菰蒲葱翠柳陰四合碧波紅葉湛然可愛好事
者賞芳辰翫清景聯騎携觴疊疊不絕

昇平裴相國廉察宣城朝謝後未離京國時曲江
荷花盛發與省閣名士數人同遊自慈恩寺屏去
左右各領小僕步至紫雲樓下見五六人坐於水
際裴公與名士憇于旁中有黃衣飲酒半酣軒昂
頗甚指顧笑語輕脫裴意稍不平揖而問之吾賢

所任何官率爾而對曰喏即不敢新授宣州廣德
縣令連問裴曰押衙所任何職裴公效曰喏即不
敢新授宣州觀察使於是狼狽而走同坐亦皆奔
散朝士撫掌大笑不數日布於京華左右於銓司
訪之去有廣德縣令請換羅江宰矣宣皇在宮即
聞是說與諸王每爲戲談其事及龍飛裴公入秉
鈞軸因書麻制迴謂樞近曰喏即不敢新授中書
侍郎平章事

真身

咸通十四年詔自鳳翔迎真身至于輦下

真身相傳云是

釋迦文佛中指節骨長一寸八分瑩淨如玉以小金棺盛之舊於鳳翔建塔又釋氏涅槃經云如來於雙林滅度貯於金棺銀椁積旃檀香焚之諸天以八金剛分取舍利唯留四牙餘悉懷盛未詳此骨從何

都城士庶奔走雲集自開遠門達於岐川車馬晝夜相屬飲饌盈溢路衢謂之無尋檀施京城坊曲舊有迎真身社居人長幼旬出一錢自開成之後迄于咸通計其資積無限於是廣為費用時物之價高茶米載以大車往往至於百兩他物豐盈悉皆稱是至京日上與諸王親御城樓坊市以繒綵結為龍鳳象馬之形紙竹作僧佛鬼神之狀幡花幢蓋之屬羅列二十餘里間之歌舞管絃雜以禁軍兵仗緇徒梵誦之聲沸聒天地民庶間有嬉笑踴躍者有悲愴涕泣者真

身以寶鬘昇之居于內殿數月俄屬懿皇猷代密使送於鳳翔先是真身到城每坊十字街以輓壘浮圖供養妖妄之輩互陳感應或云夜中震動或去其上放光以求化資財因此獲利者甚衆及宮

車晏駕怙然乃定諸坊浮圖一時毀圻

有好事者密詢放光

之由云以大雲母片窺看遠而望之靡不傾信耳

咸通乾符中興善寺復

有阿闍黎以教法傳授都下翕然宗之所居院金碧華煥器用俱是寶玉語人云焚香結坐每告西方及遷化謚為普照大師信者咸為出涕劉都尉崔給事寓張常侍同與中貴多為弟子出城之日

皆編素後隨勸朝士持齋受其法者不復思理時
務

駢常讀名僧傳宋文帝時有求鄒跋摩居金
陵祇洹喜文帝謂之曰弟子常願持齋不殺
迫於以身徇物不獲遂從法師不遠萬里來
化此國將何以教化之對曰道在心不在事
法由已不由人且帝王凡庶所修亦有殊矣
若凡庶者身賤名微德不及遠其教不出於
閨門其言不行於僕妾若不克已苦躬行善
持戒將何以用心哉帝王以四海為家萬民

為子出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則人神以
和刑清不夫其命役簡不勞其力辨鍾律定
時令鍾律辨則風雨調號令時則寒暑節知
百姓之飢斯所以就於無飢知百姓之寒斯
所以就於無寒如此持齋亦大矣不殺則衆
矣安在於闕一時之膳全一禽之命然後乃
弘濟也文帝撫机嗟嘆稱善良久乃曰俗人
迷於遠理沙門滯於近教迷遠理者謂至道
虛說滯近教者則拘攣章句如公者真所開
悟明達可以言天人之際矣

元相國謁李賀

元和中進士李賀善爲歌篇韓文公深所知重於縉紳之間每加延譽由此聲華藉甚時元相國積年老以明經擢第亦攻篇什常願交結賀一日執贄造門賀覽刺不容遽令僕者謂曰明經擢第何事來看李賀相國無復致情慙憤而退其後左拾遺制策登科日當要路及爲禮部郎中因議賀祖禰諱進不合應進士舉亦以輕薄時輩所排遂成軼軻文公惜其才爲著諱辯錄明之然竟不成事自大中咸通之後每歲試春官者千餘人其間章

句有聞疊疊不絕如何植李玫皇甫松李孺犀梁望毛濤貝麻來鵠賈隨以文章著美温庭筠鄭瀆何洎周鈴宋耘沈駕周繁以詞賦標名賈島平曾李陶劉得仁喻坦之張喬劇燕許琳陳覺以律詩流傳張維皇甫川郭鄴劉延暉以古風擅價皆苦心文華厄於一第然其間數公麗藻英詞播於海內其虛薄叨聯名級者又不可同年而語矣



洛中家士一篇腹器已甚今本皆作腹枋失唐人造句用事之妙讀之
索然意盡不知妄改斧季所以思似是而非也書貴舊本有以哉已
前

此本凡宋諱皆缺筆首有駢自序為他本所無
其題名尚是古本舊式紙墨寫刻頗精可寶也

祥符周星詒季既書鈔閱藏書記



